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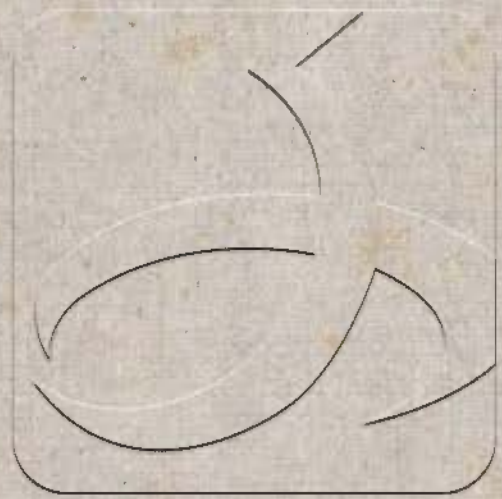
書經

卷之三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Inches  
1 2 3 4 5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書經卷之三

蔡沈集傳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湯誓

湯號也或曰謚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眾憚於

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與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

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

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

目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右二篇亡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右篇亡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

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右二篇亡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

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湯既勝。莫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右三篇亡。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腹。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右篇亡。

不敢不正。

穡刈穫也。割斷也。毫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故不

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毫邑之眾。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

亦聞汝眾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今汝其

曰。夏罪其如台。夏在。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

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

若茲。今朕必往。是也。湯又舉商眾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為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

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目之。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也。禹之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罔有攸赦。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

仲虺之誥。仲虺。許偉反。○仲虺。臣名。奚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眾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眾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眾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仲虺之誥。仲虺。許偉反。○仲虺。臣名。奚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眾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眾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眾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仲虺之誥。仲虺。許偉反。○仲虺。臣名。奚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眾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眾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眾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仲虺之誥。仲虺。許偉反。○仲虺。臣名。奚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眾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眾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眾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仲虺之誥。仲虺。許偉反。○仲虺。臣名。奚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眾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眾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眾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仲虺之誥。仲虺。許偉反。○仲虺。臣名。奚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眾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眾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眾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仲虺之誥。仲虺。許偉反。○仲虺。臣名。奚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眾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眾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眾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湯歸自夏。至于大坳。仲虺作誥。

書經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

台為口實。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

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

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

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為口實也。○陳氏

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

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

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

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

奉若天命。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

釋其意。歎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

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

為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塗。塗。泥。炭。火

也。桀為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炭。既失

其所以為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

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為。智足以有謀。非

勇智則不能成天不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

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

使其表正萬邦。而纘禹舊所服也。此但率

書經商書

三之三

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

師。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式用爽明。師

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眾。天用不善其

所為。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眾庶也。

王氏曰。夏有昏德。則眾從而昏。商有明德。則

眾從而明。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

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

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批卑履反

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

惡相濟。寔多徒眾。肇我邦於有夏。為桀所惡。

欲見剪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簸

揚。有必不相容之勢。商眾小大震恐。無不懼

陷于非罪。况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

所忌疾者乎。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特言

其不容於桀。而迹之危如此。史記言桀囚湯

於夏臺。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

至。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

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

民。懋與茂同。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

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大欲之私者。不能也。

書經商書

三之四

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是人聽聞者如此。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奚予。后。后来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與餉者。為仇也。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眾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後。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来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

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兪。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兼攻取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

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也。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歟。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疎也。至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

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捨師而不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能。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遡流而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為帝。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上文既勸勉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離。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未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

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

有文。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

穀熟縣。

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

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

后。

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右篇亡。右篇亡。

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夏王滅

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

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罹。鄰知反。荼。音

徒。○言桀無有仁愛。但為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可堪忍。稱冤於天。書經商書



地鬼神。以冀其拯己。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戮當作勳。○肆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元聖。伊尹也。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字。允。皆信也。僭。差也。賁。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俾予

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輯。和。戾。罪。隕。墜也。天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己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怙淫。各守

爾典。以承天休。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彝。法。卽。就。怙。慢也。匪。彝。指法度言。怙。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

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

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己有罪。不敢以自

書經 商書

三之八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右肆命祖后二篇亡

怨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嗚呼。尚克時忱。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乃亦有終。忱。時。王。反。忱。信。也。歎息言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也。吳氏曰。此兼人己而言。

伊訓

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為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

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

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甸反。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

故以十二月為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歷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伊。姓。尹。字也。伊尹名摯。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冢。長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王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祗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也。商頌曰。衍我烈祖。太甲即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敘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王之後。服仲王之喪。而孔氏曰。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

月數則於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末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二年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而寅始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崩。九月。葬鄜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正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

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辯。又按孔氏以為湯崩。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為嗣王。嗣仲王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王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為之服三年之喪。為之後者為之子也。太甲既位於仲王之柩前。方居憂於仲王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祀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徧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徧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徧告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祔于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王之事。但此書本為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王之見書序。餘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

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率。循也。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借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鳴條。夏所宅也。毫。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毫。都。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

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

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初。即位之

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於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順也。嗚呼。先王肇

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

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

邦。茲惟艱哉。人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

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咈。逆書。經。商書。

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為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為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為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己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使輔爾後嗣也。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

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松

潤反。遠于願反。○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比。昵也。倒置悖理。曰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也。十。有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所以正諫也。當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劉侍講曰。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臯陶之刑。貪。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以敗官為墨。

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忘也。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洋大孔。甚也。言其謀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為善則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

### 太甲上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紀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倚。衡。平也。阿。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官名。言天下之號。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

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

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不承基

緒。監音鑑。左音佐。顧。常目在之也。諟。古是

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日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

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眾，故嗣王得其基業也。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

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相亦罔終。嗣

同。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國語曰：忠信為周。施氏曰：作偽心勞，曰拙，則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偽，故能周而無缺。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為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為終。嗣王其以夏桀為戒哉。當敬爾所以為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王惟庸罔

念聞。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昧，晦爽，明也。昧爽，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為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母顛越其愼，乃儉德，惟懷永圖。太

命，以自取覆亡也。愼，乃儉德，惟懷永圖。太

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以約失之者鮮矣。此太甲若虞機張，往省括

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若虞機張，往省括

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

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

世有辭。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

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也。釋。發也。言若

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

止。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

祖者。所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

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

有譽於後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

者也。欽。厥止者。賢君

之事。學而知者也。王未克變。習也。此亦史

氏之言。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

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習狎

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

地。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

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

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與

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

終身迷惑而不悟也。王徂桐宮居憂。克終

允德。徂。往也。允。信也。有諸己之謂信。實有其

其為非者。太甲桐宮之居。伊尹既使其密邇

###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

于亳。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

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衮冕

耳。此蓋衮冕之服。義或然也。奉。迎也。作書曰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

疆之休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

尤不可失民也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

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

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

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

墜今其自是有永豈不王拜手稽首曰予小

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

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

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

圖惟厥終追胡玩反○拜手首至手也稽首

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

縱肆則放蕩而隳禮儀度就事言之也禮就

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戾罪孽災道逃也既

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

於始庶幾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甲

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

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

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

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炫

乎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

明后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

誠于上協和于下惟明后然也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

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

罰。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己子

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

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

言除其邪虐。湯之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

來其蘇。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之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

者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為

不可頃刻而。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

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斁也。

###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天位艱哉。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

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

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

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

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

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

是告之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歟。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治去聲。否，俯久反。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固古人之有之者矣。亂亦古人之有之者矣。與，與古人之有之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人之有之者同亂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不可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敬，即

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也。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乃伊尹畫一以告太甲也。自，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無毋通，毋輕民事而思其慎，終於始。以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有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

遽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

元良萬邦以貞。胡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也。弗為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也。弗為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君罔以辯

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

休。弗思弗為。安於縱弛。先王之法廢矣。能思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

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

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家永信。其

休美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

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己之所自處者

已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為而發也。

咸有一德。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為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伊尹

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

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曰嗚呼。天難諶。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謀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州也。夏王弗

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

書經商書

三之十九

伊尹作咸有一德。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下右篇亡。  
伊陟相太戊。茂音。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父四篇。  
右四篇亡。  
太戊贊于伊陟。

作伊陟原命

右二篇亡

仲丁遷于譚作

仲下

右篇亡

河直甲居相作

河直甲

右篇亡

祖乙圮于耿作

祖乙

右篇亡

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

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

革夏正。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

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享當也。

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丑

也。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

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

德之故。蓋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

反復言之。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

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二三則雜

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而雜則無往而

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

災祥在也。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

一。時乃日新。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

始有常而無間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

是。乃所以日新也。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賢者有德之稱。才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

非賢才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

為上為德。左右厥辟也。為下為民。所以宅師

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

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

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

者。可相濟。一者。終始

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

三之二十一

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為善之要。無常者。不可

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

一。不協於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

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

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

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

與關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張氏曰。虞

書精一數語之。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

外。惟此為精密。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人

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

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然

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

先王所守之天祿也。烝。眾也。天祿安。民生厚

效驗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

一德之。效驗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

可以觀政。長上聲。○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

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

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

可掩者。如此。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

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盡子忍在忍二反。○罔使。罔事。即上篇民非

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

申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

無。毋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

同。至於取人為善。則初無貴賤之閒。蓋天以

一理賦之於人。散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

書。經。商書。三之二十一

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為純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諸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盤庚上**

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圯於河水，盤庚欲遷于般，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

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詰體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為一。

**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率籲眾感出矢言**

籲音喻。殷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史臣言盤庚欲遷于般，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眾，憂之大，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曰我王來，既爰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

**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

曰其如台。盡子忍反。曰，盤庚之言也。劉，殺也。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上，亦曰此書。經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吝胥怨，作盤庚三篇。

地無若我何。言耿不可居。決當遷也。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

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

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服事也。先王有

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安。不

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

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况謂其能從先王

之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卜

之事。仲丁。河亶甲篇。逸不可考矣。五邦。漢孔

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

耿。并盤庚遷殷為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

古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

言祖乙遷邢。或

祖乙兩遷也。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

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

教反。○敷。教。服。事。箴。規也。耿。地。湯。鹵。墊。隘。而

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折離居。而巨室

則總于貨寶。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

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相



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小民患湯鹵墊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母得過絕。而使不得自達也。眾者。臣民咸在也。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

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

從康。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母同。母得傲上之命。從己之安。蓋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眾之辭。實為羣臣而發。以教民由在位故也。古我先王亦惟

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

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不變。今汝聒聒。起信險

膚。予弗知乃所訟。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謀在舊人共政。王播告之

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眾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伎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饒饒多言。凡起信於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蓋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非予自荒茲

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

謀作乃逸。荒。廢也。逸。過失也。盤庚言非我輕德意。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若網

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申前無傲之戒。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

書經商書

三之二十四

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乃汝克黜乃心施實德

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蘇氏曰商

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

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

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乎勞而有

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

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

大族而言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

越其罔有黍稷戎大昏強也汝不畏沈溺大

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

惰之農不強力為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

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

害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

姦究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

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

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

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

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眾自作弗靖非

予有咎

恫音通燎盧皎反撲普上反○吉好也儉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過言尚可畏况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安咎過也則惟爾眾自為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復辯論申言傲上之害

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任如林反。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今按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耳。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人爲老人。又何有。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侮。老成人之有。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選須絹反。與去聲。○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

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

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

力。聽予一人之作猷。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

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無有遠邇。用罪伐厥

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

予一人有佚罰。用罪。猶言爲惡。用德。猶言爲善也。伐。猶誅也。言無有遠近

親疎。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為惡。為善如何爾。邦之善。惟汝眾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所當罰也。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亶當早反。造七到反。○作起而將遷之。辭。殷在河南。故涉河。誕。大。亶。誠也。咸造。

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此史氏之言。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盤庚之仁也。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也。鳴。

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承。敬也。蘇氏曰。古謂過為浮。浮之言勝也。后既無不惟民之敬。

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憂民之憂也。殷降大虐。先憂也。保后胥感。民亦憂其憂也。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

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

罰。比。毘至反。○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視民利當遷而已。爾民何不念

我以所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爾。非為汝有罪。比于罰而謫也。遷汝。予若顛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從爾志也。或曰。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為不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眾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亳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為浮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其所大欲者矣。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

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

怒曷瘳。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后胥感。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

之所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我。爾徒為此紛紛。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

濟。必敗壞其所資。今汝從上之誠。聞斷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詩曰。其何

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罔或稽察焉。是雖怨疾。汝不謀長。以思乃災。

忿怒。何損於困。若乎。

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汝不

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

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今日也。罔後。猶言

汝命。汝有何生理於天乎。下文言。今予命汝。遷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

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迂。雲反。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迂汝之心。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

予遷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畜。許六反。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哉。用以奉養汝眾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陳。久。崇。大也。耿。圯。而不遷。

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於我。曰。何為而虐害我民。蓋人君不能為民圖安。是亦虐之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比。至反。樂生與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后。泛言商之先王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辭。比。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與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

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

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

汝不救乃死

我慈良反斷都管反。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

作我畜民者。汝皆為我所畜之民也。我害也。緩懷來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

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茲予有亂政

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亂治也。具

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為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

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丕乃崇降弗祥。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為責

臣之辭。然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為羣臣言也。按上

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所赦也。王氏曰。先

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

以具貝玉為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為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為告

此因其俗之善。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

而導之者也。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

心。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大恤。大

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絕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

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

存于。心。則知遷徙之議。為不可易。乃有不吉。而不為。浮言橫議之所動搖也。

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

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易夷益反。種之勇反。乃有不善不

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為姦為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大則

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問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

令以告。勅之。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

家。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

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遷。永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盤庚

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眾之情也。此史氏之言。

言曰無戲怠懋建大命。曰盤庚之言也。大命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為

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以建大命。勉之。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

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是

忍反。比。毘至反。歷。盡也。百姓。畿內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古我先王將

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

亳。按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臯南。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

書經 商書

三之三十一



高水下而無河圯之患。故曰：今我民用蕩析

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為河水圯壞。沈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二篤將復我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肆予

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上。用宏茲

賁。冲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言我非廢爾眾謀。乃至用爾眾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為當遷者言也。爾眾亦非敢固違我上。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

言爾眾亦非有他意也。蓋盤庚於既遷之後，

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

略彼既往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

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

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

皆隱哉。隱痛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哉。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相爾雅曰：導也。我懋勉簡擇導

汝。以念敬我之民眾也。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

人之保居，敘欽。肩任。敢勇也。鞠人謀人未詳。或曰：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

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為念，使鞠人謀之

人之保居者，吾則敘而用之。欽而禮之也。今

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否俯。九反。羞毒。

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無母同總。我。所言也。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可為。勉其所當為也。式敷民德。永肩一心。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圯於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眾言。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說命上

說命。記高宗命傅說之言。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今文無。古文有。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

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

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

下罔攸稟令亮龍張反陰烏合反。亮亦作諒。陰三年。鄭氏註云。諒古作闇。按喪服四制。高宗

諒陰三年。鄭氏註云。諒古作闇。按喪服四制。高宗讀如鶉鷓之鷓。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

書經商書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為信默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為語復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為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為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諭羣臣以不言之意。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惟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閒。故夢寐之閒。帝

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

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審詳也。詳所夢之人。

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上築。傅巖。在虞號之閒。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於是立以為相。按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書不言。省文也。未接語而遽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敘事始如此。命之曰。朝夕納

誨。以輔台德。

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

書。經商書。

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

大旱用汝作霖雨三日雨為霖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

若一節深一節也啓乃心沃朕心也啓開也沃灌漑

者其心而無隱沃朕心也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若跌弗視地厥足用傷暝眠見反眩熒絹反跌蘇典反方言曰

眩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瘳愈也弗暝

也所見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

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辟必益反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

也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

高宗欲傳說暨其僚屬同心正救使循先王

之道蹈成湯之迹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以安天下之民也敬我是命其思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

也是命上文所命者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

不祇若王之休命答欽予時命之語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

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己不必責進言

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况命之

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說受命總百官家宰之職也乃進于王曰

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

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后王。天子也。君

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

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為一人。惟天

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天之聰明。無所

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

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冑直又反

。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

以為己。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予干戈。所以討

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己也。王惟戒此四者。信

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

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昵。尼亦反。庶官。治亂之

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百執

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

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按古者公侯伯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於朝廷。

此言庶官。則爵為公卿大夫士也。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

有過人之才。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善當乎理。爵亦不可及。

書經商書

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有其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自有其善。則己不矜其能。則人不効力而功隳矣。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張氏曰。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為之憂。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為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而納人之侮。毋恥過誤。而遂己之非。過惟厥攸居。政事誤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則一矣。一故政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事醇而不雜也。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

亂事神則難

黷徒谷反。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己戒其祀無豐昵。傳說蓋因其失而正之也。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

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旨。美也。古人於飲食之味。其言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

者。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

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方味

說之所言。而說以為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為難。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可合成湯之

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爲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爲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

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甘盤。臣名。

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遜。退也。高宗言我小子舊學于甘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入居于河。自河徂亳。遷徙不常。歷敘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唐孔氏曰。高宗爲王子

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閒也。蘇氏謂甘盤遜于荒野。以台小子語脈推之。非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

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

邁乃訓。心之所之。謂之志。邁。行也。范氏曰。酒

有美質。必得賢大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蘖多則太甘。麴蘖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爾無我棄。我說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我說

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

者。反之己。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  
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  
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  
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  
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傳說  
稱王而告之。與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  
同。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  
積于厥躬。而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  
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  
所脩。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  
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以一二計矣。  
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己者。如此。  
惟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教胡  
○數。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  
體之立。數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

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  
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  
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或曰。受教亦  
曰。數。數於為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  
為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  
數非一。不應中間一語獨爾。巧險。此蓋後世  
釋教機權。而誤以。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論聖賢之學也。憲。法。愆。過也。言德雖造於罔覺。而法必監于  
先王。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  
言。遵先王之法。而過。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  
者。未之有也。亦此意。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  
父。列于庶位。愆。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  
父。列于眾職。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  
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王曰。  
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  
天下皆



仰我德。是汝之教也。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為喻。繼以麴蘖鹽梅為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為喻。其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矣。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也。保衡。猶阿衡。作。興起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專美于我商家也。傳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

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

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

子之休命。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嫌之辭。對者。對以己。揚者。揚於眾。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傳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為商命王。傳說為商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

高宗彤日

高宗彤祭。有雝雝之異。祖己訓王。史氏以為篇。亦訓

體也。不言訓者。以既有高宗之訓。故只以篇首四字為題。今文古文皆有。

高宗彤日。越有雝雝。彤音融。雝居候反。○彤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

高宗祭成湯。有飛雝升鼎耳而

雒祖已訓諸王  
作高宗彤日高  
宗之訓。  
右高宗之訓  
篇七

書系

彤。周曰釋。雒。鳴也。於彤日有雒雒之祖己曰。異。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

惟先格王。正厥事。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者。禰廟也。豐於昵。失禮之正。故有雒雒之異。

祖己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乃訓于王曰。

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

天民。民中絕命。監音鑑。天於兆反。典。主也。謂言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

爾。降年有永有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非天天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

意高宗之祀。必有所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祖己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

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

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孚。命者。以妖孽為符信而譴告之也。

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為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祖己意謂高宗當因雒雒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夫數祭豐昵。徼福於神。不若德也。黷於祭祀。傳說嘗以進戒。意或吝改。不聽罪也。雒雒之異。是天既孚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孽其如我何。

邪。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肩典祀無豐于昵。

司。主。肩。嗣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徼福於神。非王之事也。况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昵。廟乎。

書。經。商書。

三之四十一

三之四十一

三之四十一

三之四十一

三之四十一

三之四十一

三之四十一

西伯戡黎

戡音堪。西伯，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

在上黨壺關之地。按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鉞錢，使得專征伐為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為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也。史錄其言以為此篇。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氏

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祖，姓。伊，名。祖己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

殷始於周，周人承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祖伊將言

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絕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言天既已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淫戲用自絕於天耳。故天棄我，不有康食，饑饉荐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不迪，率典，廢壞常法也。

虞天性不迪，率典。

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絕於天，故天棄殷，不有康食。

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

台。大命，非常之命。摯，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

至。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

威於殷。而受大命者。何不至乎。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紂嘆息謂民雖欲亡我。我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參倉含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眾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於天邪。呂氏曰。責命於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功事也。言殷即喪亡矣。指汝所為之事。其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

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微子

微子。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之語。亦誥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于下師。孤卿。比干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少

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陳列于上而子孫

沈酗于酒敗亂其德于下。沈酗言我而

不言紂者過則歸己猶不忍斥言之也。殷罔

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

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

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殷

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上而卿士亦

皆相師非法上下容隱凡有冒法之人無有

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強凌弱眾暴寡方

起讎怨爭鬪侵奪綱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無

畔岸若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亡乃至於

今日乎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

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

傷感悲憤後世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曰父

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

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出尺類反隳踐西反

辭也。何其語辭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

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

于紂文

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隳墮之事將若

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

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義父師若曰王子天毒

亦上章我用沈酗之義。此下箕子之答

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也。王子微子也

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

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

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

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

誓經商書

三之四十四

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乃罔畏畏。弗其考長。而有甚之之意。下同。

舊有位人。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孔

畏聖人之言。弗逆也者。長老成之人也。紂惟

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弗逆

而棄逐之。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答微

子發狂耄遜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此先

答。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

食無災。攘如羊反。牲音全。○色純曰犧。體完

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為商民攘竊而去。有司

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

宄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姦宄之語。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

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讎斂。若仇敵。培

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

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

下必為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以

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

相濟。合而為一。故民多饑殍。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相為敵讎之語。商今其

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

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

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

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為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隕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答微子

淪喪顛。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按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干。箕子答如上文。而此篇獨無所言者。得非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即此也。又按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經。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焚其櫬。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論微子之去者。當

